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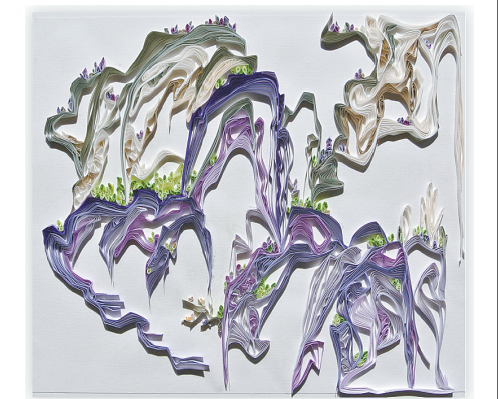
《珍珠鸟》于1984年发表于《人民日报》。冰心很喜欢,写过评论。20世纪90年代初选入语文教材,至今已三十余年,读过这篇散文的孩子数亿人。最近人民教育出版社将《珍珠鸟》等冯骥才入选教材的散文、小说编成专集《珍珠鸟》,冯骥才特撰此文。

我们写东西离不开对生活的关切、感受与思考,特别是对人,人和人的关系。我很在乎人与人之间的情真意切,碰到这类的事我就非常感动,我的笔会跃跃欲动。我怕看到人们彼此不信任、相互猜忌。它会使人之间有距离,气氛很冷漠,叫人很不舒服。如何消除人和人的不信任,友善地创造和谐的氛围,是我念念不忘的。这时,我也想到写作。我想用笔表达我的想法,但怎么表达?一般地直言自己的想法是没有说服力的。

写作,首先一定要有好的角度,新颖又生动的角度,人们在阅读中不曾见过的角度。但是一个独特的角度很难硬想出来。还要靠生活的启发与触动,那就看我们心灵是否敏感、是否有想象力了。

触动我写“信赖”这个主题的是珍珠鸟。我确实养过珍珠鸟,确实有

他的书斋,不在那曲径通幽的巷底,也不在那花木扶疏的庭院,偏偏在这座城最是嶙峋的尖顶,四十层高楼的极处。去访他,须得踏入那亮着冷光的铁匣,身子微微一震,耳膜略略地发紧,人便像一枚被无形丝线牵引着的棋子,直往那缥缈里送去。门开时,总有一瞬的恍惚。外面是过于阔大的宁静与过于辉煌的喧哗。整座城的车水马龙,人声鼎沸,到了这里,只剩下无声的光流,在脚下汨汨地淌着,汇成一片璀璨而寂寞的沙盘。人凭窗而立,便无端地生出几分危殆之感,仿佛自己成了一只失群的宿鸟,脚下是万丈的



山水系列·崎 (衍纸) 丁义曙

人生有许多铭记一生的积攒,总想到能从从容写下那些人和事时再动笔。我与文联的渊源便是如此。曾经,一个穿着劳动布学生装的20多岁大男孩,在延安西路200号门前徘徊。懵懂的我认定这里是神秘高远的文艺殿堂,从未想过有一天会投入她的怀抱。岁月如大河奔涌,冲开了紧闭的铁门。30多岁仍带青涩的我,在春暖花开时忐忑走进院子。淡淡的高雅气息扑面而来,橘红色瓦顶下,白色平房配着棕色拱形券门,平台上的圆桌、热水瓶透着闲适。阳光透过帆布天棚洒落,斑驳光斑间,中国顶尖艺术家们在此品茗畅谈,许多佳作构想由此启航,宛如群星璀璨的银河。我仍记得这里的薄荷润喉软糖,还有给女儿买的、能发出叮咚乐声的瓷娃娃。

后来,慢慢地,前辈引领着我,走进了这座神往的艺术殿堂。不少人说文艺界是名利场、文人相轻,但我感受到

珍珠鸟啄动我的笔尖

——关于《珍珠鸟》的写作

冯骥才

一只小珍珠鸟从笼子里飞出来满屋乱跑,确实自由自在地在我书桌上蹦来蹦去;有一天,我的玻璃水杯里只有一点水,它居然跳进水杯去喝杯里剩下的水,边喝还边扭头,斜着脸,隔着杯子透明的玻璃看我。它的神经很可爱。它不怕我忽然伸手捂住杯口,把它捉住吗?我当然不会捉它。我也隔着玻璃杯看它,直到它在里边喝够了,然后跳到杯口,站一站,飞走。

我想,它为什么不怕我捉它?答案很简单,就是我从没有去捉它,没惊吓过它,更没有伤害过它。它不怕我,信赖我。这一下触动我心里边的一个想过的写作的主题:信赖。我想到与它以往美好的相处,想起我们之间友好的交往,原来信赖是这样建立起来的,一点点日积月累的。然而,信赖一旦建立起来,居然能够产生如此奇妙的景象。

于是我拿起笔来,完全不需要讲任何道理,只要动情地去想去写,

把我和这个小伙伴美妙的故事绘声绘色地描写出来就行了。我要叫我的小伙伴活灵活现,一定要选择生活中最生动的细节。为了营造一个又一个美妙的情境,我放进

去一些浪漫的想法。当然我不能把所有想象都放进去。我要留下余地,留下空间,让读者去想。每个读者都有自己的想象,都不同,他们想到的一定比我写到的还丰富,还好玩,还有趣。写作就是用有限的文字唤起读者无限的想象。文章写到哪里可以停住呢?应该写到读者的想象被激发出来的时候;如果文章已经到了“此时无声胜有声”,再写任何悦耳的声音都是多余的。在文章的结尾处,我只用一句话来表达我的感受:信赖,往往创造出美好的境界。这依然不是讲道理,而是表达生活的一种真理;也是对读者回味文章的再度启发:我们怎么做才能相互信任,才能和谐,什么样的境界是人与人之间美好的境界?

我感谢珍珠鸟对我的启示。它帮助我写了《珍珠鸟》,正像我在文章中写到的:它用小小的红嘴啄动我的笔尖。



云端一隅

费凡平

这尘世一切的抗攘,都干干净净地踏在了脚下。这算是一种聪明的割席,还是一种怯懦的远引,我竟不能分明了。

这便牵起一缕悠远的思绪来。我们这人,似乎骨子里总萦绕着一点“登高”的旧梦。古时的士人,若不能幽居岩穴,便也要在自家的庭院里,叠石引水,筑起一座高高的亭台。那鹤雀楼上的诗人,要“更上一层楼”,望的虽是千里烟波,心底所求的,怕也是一种精神的超拔罢了。江南那些玲珑的园子里,总少不了一座凌空楼阁,仿佛那高出的几步台阶,便能将人间的烟火气隔得淡些,离那清冷的月轮近些。如此一想,我这位朋友的抉择,倒像是将这东方式的执念,用钢筋与玻璃作了一次淋漓的演出了。

然而,精神的穹顶,真能随着这物理的阶梯,一同节节攀升吗?

我却有些存疑。忽然忆起海明威在古巴的那所“瞭望山庄”,也不过是座矮矮的白色房子,他却在那里,望见了海洋的狂暴与人的尊严。我又想起福楼拜在克罗瓦塞的书房,那窗子正对着塞纳河,他夜夜写作,那盏灯,便成了夜航人眼中的星辰。他们的屋子都不高,但他们精神的触角,却伸向了人类心灵最幽深、最壮阔的所在。这便如那巍巍的珠穆朗玛,它自身何尝想过要俯瞰万物?只是它沉雄的体魄,自然成就了它的高度。思绪这么一转,眼前便浮现出另一番景象了。那是敦煌的莫高窟了。那些无名的画工,在幽暗的、低矮的洞窟里,就着一盏昏黄的油灯,描摹着他们心中的极乐净土。那里没有窗,看不见日月流转,唯有笔下流动的线条与色彩,构建出一个无比辉煌、无比自由的世界。他们的身体被禁锢在方寸之地,精神却乘着那飘飞的衣带,直上九霄。还有那王维,在辋川别业里,听的哪是竹露滴清响?分明是天地间最清澈、最安宁的禅意。他们的“原乡”,从不在一砖一瓦、一丘一壑,而只在那一念的清寂灵明之中。

这般想来,我的朋友,与那在巴黎阁楼上涂抹着饥饿与梦想的画家,

却在那里,望见了海洋的狂暴与人的尊严。我又想起福楼拜在克罗瓦塞的书房,那窗子正对着塞纳河,他夜夜写作,那盏灯,便成了夜航人眼中的星辰。他们的屋子都不高,但他们精神的触角,却伸向了人类心灵最幽深、最壮阔的所在。这便如那巍巍的珠穆朗玛,它自身何尝想过要俯瞰万物?只是它沉雄的体魄,自然成就了它的高度。思绪这么一转,眼前便浮现出另一番景象了。那是敦煌的莫高窟了。那些无名的画工,在幽暗的、低矮的洞窟里,就着一盏昏黄的油灯,描摹着他们心中的极乐净土。那里没有窗,看不见日月流转,唯有笔下流动的线条与色彩,构建出一个无比辉煌、无比自由的世界。他们的身体被禁锢在方寸之地,精神却乘着那飘飞的衣带,直上九霄。还有那王维,在辋川别业里,听的哪是竹露滴清响?分明是天地间最清澈、最安宁的禅意。他们的“原乡”,从不在一砖一瓦、一丘一壑,而只在那一念的清寂灵明之中。

这般想来,我的朋友,与那在巴黎阁楼上涂抹着饥饿与梦想的画家,

或在青灯古佛旁默诵经卷的僧侣,其迹虽殊,其心却未必有异。他们都是在抗拒这尘世里,为漂泊的灵魂,寻一个可以安放的渡口。这渡口,或在云霄,或在深渊。我们这些在平地上碌碌奔走的人,偶然举首,望见那高楼顶端一星如豆的孤光,或许要生出几分同情,以为那是一种不堪的清冷。却不知那光晕里包裹着的,或许正是一种我们未尝领略过的、丰腴而完整的安宁。

辞别出来,电梯沉沉地降下,那无声的画卷又渐渐被声音填满,终至融成一片混沌而熟悉的轰鸣。我踏回我坚实的地面,晚风拂面,带着人间温

条,坚守“请客不到,送礼不要”,直言批评不正之风,她的正气深深感染着我。

四次参加全国文代会,每次出发前市领导都会亲自送行,殷殷嘱托;散会后,各地艺术家围着孙道临、秦怡、张瑞芳等大师问候献花。2001年第七次文代会期间,我们在北京饭店为孙道临贺八十大寿,张瑞芳亲手插花,辛丽丽陪他起舞,屋外寒风呼啸,屋内暖意融融。几十年来,文联旗下各协会与我

结下深厚情谊,这里早已是我的家。契诃夫剧中说“我们会看见布满钻石的天空”,文联便是我心中这片天空。

最难忘2023年12月的“呼唤真诚——毛时安从事文艺评论工作五十周年暨舞台艺术评论研讨会”。50年前的1973年,25岁的我与忻才良合作的评论《众志成城 战无不胜》,发表在《美术资料》创刊号上。平协得知我从业50年,

上次见面咱们曾说到了蓍草,昨天我就收到了李君寄来的一小捆蓍草,取出来数了数有六十根之多,按照古时用蓍草问卜的方法已经是多出了十根。我是第一次见到用来占卜的蓍草,以前在地里见过,旁边的人都说它是菊科,但我觉得它的叶子更像是蕺类的植物。蓍草在中国古代一直被视为神物。这次收到李君寄来的蓍草,我才知道它居然像竹子一样硬。

据说如果蓍草长到两三千年的高可达三尺,但我怀疑有人见过长到两三千年的蓍草,可以肯定的一点是蓍草是草本植物中生长时间最长的,所以古人才会拿它来占卜。古人喜玄学,认为蓍草一百年才会长到四十九枝茎干,五百岁会渐渐干枯掉,七百岁则会枝叶全无,九百岁其根茎会色紫如铁,实在是说得既神且玄。

昨晚我把李君寄来的蓍草放在灯下一根一根地细看,最终,还是看不出有一丝铁色或紫色。我想就把它这么放着,也许到那时候,即使会,我们这些人也看不到,一如世上人人都希望自己长寿无疆,但这实在是一件十分可笑的事情,有些人还在那里一呼一吸地出气,却早已在人们的心目中死掉。在我们的古代,以蓍草占卜是一件极其严肃的事,不可像玩游戏那样想玩儿就随随便便玩儿起来。朱熹在他的《周易本义·筮仪》里讲,用蓍草占卜必须要选择坐南朝北的房间以作蓍室。

蓍草在我们国家分布很广,蓍草一从地里长出来便是直直的一根又一根,所以跟别的草有所区别,因为它的既长且直还有竹茎一样的果实,所以古人都喜欢用它来做发簪,古人不分男女都是用发簪的。

说到蓍草,又说到由蓍草做的发簪,忽然就让人想起孔子郊游时所遇到的一件事,其文字见于《韩诗外传》,幸亏它不长,我且文抄公一样地抄在这里,这实实在在是一个动人的场面:孔子出游少源之野,有妇人中泽而哭,其音甚哀。孔子怪之,使弟子问焉,曰:“夫人何哭之哀?”

暖的气息,心里却仿佛被那高处的清寂洗过了一般,反倒透出些亮光来。栖身之所,终究是心境的倒影。朋友那云霄外的书斋,与我这地面上的小筑,其实并无分别。那真正的安居,原不在海拔的尺码,亦不在位置的显隐,而只在我们能否于这有限的方寸之地,为心灵开一扇无垠的窗。那窗子里的光,才是唯一值得仰望的、精神的海拔。

辞别出来,电梯沉沉地降下,那无声的画卷又渐渐被声音填满,终至融成一片混沌而熟悉的轰鸣。我踏回我坚实的地面,晚风拂面,带着人间温

提议好好纪念一下,于是“戏剧评论”与“从艺50年”两会合一,汪涌豪拟定“呼唤真诚”主题。12月16日天寒地冻,文艺会堂却春意盎然。前辈与老友们冒寒赶来,尚长荣、濮存昕、冯远录制祝贺视频,谷好好主持研讨会。真诚的话语如暖流涌动,这场严肃的研讨会会在浮躁的当下开了整整一天。我腼腆忐忑,哽咽着承诺:“不会因好话沾沾自喜,我还是原来的毛时安,不骄不躁。”研讨会后媒体争相报道,94岁的于漪老师亲笔致信:“五十年风雨兼程不寻常,我们全家向您致敬。”

最近看《万尼亚舅舅》,结尾字幕“生命的每一个瞬间都是为了指引我虔诚地与你相见”,恰是我对75岁文联的心声。

我们一家人与上海文联的浓浓情缘,细细说来令人感动而且有趣。请看明日日本栏。

妇人曰:“乡者刘蓍薪而亡吾蓍簪,吾是以哀也。”弟子曰:“刘蓍薪而亡蓍簪,有何悲焉?”妇人曰:“非伤亡蓍也,吾所以悲者,盖不忘故也。”这里我想再多说几句话,也就是想翻译一下他们的一问一答。孔子的弟子对那个哀哀而哭的妇人说,你说你丢了根蓍簪,所以才哭,你不想想你是在收割蓍草,这里既然有这么多的蓍草,你再找一根合适的做发簪不就行了吗?你哭什么哭。那妇人答曰,我并不是因为丢了那根蓍簪而难过,我之所以难过是因为那根蓍簪是我丈夫给我亲手做的。“非伤亡蓍也,盖不忘故也。”好一个“盖不忘故也”。

蓍草有强烈的味道,那应该是它在地里青青一片时候的事。昨天我把李君寄来的蓍草闻来闻去却什么也没有闻出来。说到蓍草,我不妨再来做一次文抄公,方便大家知道蓍草:“蓍草是菊科属植物多年生草木,茎直立,密生柔毛,上部分枝;叶互生,无柄;叶片披针形或长椭圆形;总苞球形,苞片长椭圆形;边缘舌状花,花冠短圆形,白色;中央为管状花,白色,蕊蕊黄色,伸出花冠之外;瘦果扁平,扁圆形有翅,无冠毛;‘耆’在古代通常指六十岁以上的人;因为这种草活得比较长,人们才给它加了一个代表老人的‘耆’字偏旁。蓍草产于中国的东北、华北及陕西、甘肃等省区,多生于沟谷、山坡湿草地或灌木丛中。蓍草喜阳光,耐半阴;喜温暖,耐寒;喜湿润,耐旱,怕积水;喜肥沃土壤。蓍草通过播种、扦插、分株的方法繁殖。蓍草味辛、苦、微温,有毒;有祛风止痛、活血、解毒之效。”《四川中药志》中记载蓍草:“治跌扑损伤,症瘕痞块,并涂痈肿。”因蓍草具有花期长、花色多和耐旱的特点,园林中可作为花坛布置材料和作切花栽培;蓍草对肥水的需求量较少,或可成为城市绿化中的“节水植物”。

有人说蓍草还有一个乡间的名字,叫独脚草,有的地方又叫它“独脚金”,关于这种说法,查来查去,诸书皆语焉不详。

这种说法,查来查去,诸书皆语焉不详。

老郑

冯磊

老郑有间画室,他的名字里有一个胜字,俨然预示着他的事业无往而不利。

我路过的时候,他正埋头作画。

他身子的一侧,挂满了各类名人肖像;另外的一侧,则挂着、摆着几幅油画作品。分别是临摹陈逸飞、杨飞云等人的,或者说风格相近的东西。

这,才是大芬的行业本色。

老郑正在画一张老照片。从人物衣着看,照片至少有五十年了。他画得一丝不苟,极为勤恳。

郑早年毕业于某美院,名校毕业生。不知为什么,最后在大芬落了脚。

他工作的间隙,我们聊了两句。这个科班出身的人漠然地摇了摇头:“大芬没有名气很大的画家,或者说代表人物。大芬就是大芬,永远成不了宋庄。”

他向我介绍了一个附近有些名气的画家,让我去看一下。我没有去。

老郑的活儿干得细致,是真的好。他说:“野路子不行了……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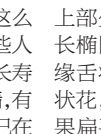
他说得诚恳。我知道那是心里话,可能也是一种真实。他说,“出不出名不重要,靠画画活下来最重要。”

他又说,“我只会画画,干别的不行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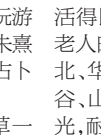
蓍草帖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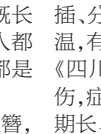
王祥夫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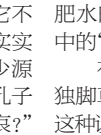
王祥夫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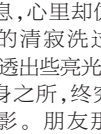
王祥夫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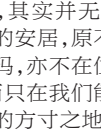
王祥夫



王祥夫



王祥夫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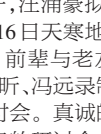
王祥夫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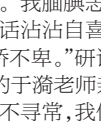
王祥夫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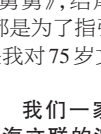
王祥夫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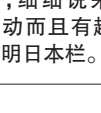
王祥夫



王祥夫



王祥夫



王祥夫